

影氏敬獻

短篇小說

第一集

胡適譯

國
立
館
惠
存

最後一課 (La Dernière Classe)

法國都德著

著者都德 Alphonse Daudet 生於西歷千八百四十年，卒於千八百九十七年，爲法國近代文章鉅子之一。

當西歷千八百七十年，法國與普魯士國開釁，法人大敗，普軍盡據法之東境，明年進圍法京巴黎，破之。和議成，法人賠款五千兆弗郎，約合華銀二千兆元，蓋五倍於吾國庚子賠款云。賠款之外，復割阿色司、娜戀兩省之地，以與普國，此篇托爲阿色司省一小學生之語氣，寫割地之慘，以激揚法人愛國之心。民國元年九月記於美國。

這一天早晨，我上學去，時候已狠遲了，心中狠怕先生要罵。況且昨天漢麥先生說過，今天他要考我們的動靜詞文法，我却一個字都不記得了。我

想到這裏，格外害怕，心想還是逃學去玩一天罷。你看天氣如此清明溫暖。那邊竹籬上兩個小鳥兒唱得怪好聽。野外田裏，普魯士的兵士正在操演。我看了幾乎把動靜詞的文法都丟在腦後了。幸虧我膽子還小，不敢真個逃學，趕緊跑上學去。

我走到市政廳前，看見那邊圍了一大羣的人，在那裏讀牆上的告示，我心裏暗想，這兩年我們的壞消息，敗仗哪，賠款哪，都在這裏傳來。今天又不知有什麼壞新聞了。我也無心去打聽。一口氣跑到漢麥先生的學堂。

平日學堂剛上課的時候，總有很大的響聲，開抽屜關抽屜的聲音，先生鐵戒尺的聲音，種種響聲，街上也常聽得見。我本意還想趁這一陣亂響的裏面，混了進去。不料今天我走到的時候，裏面靜悄悄地一點聲音都沒有。

我朝窗口一瞧，只見同班的學生都坐好了，漢麥先生拿著他那塊鐵戒尺，踱來踱去。我沒法，只好硬著頭皮，推門進去，臉上怪難爲情的。幸虧先生還沒有說什麼，他瞧見我，但說孩子快坐好，我們已要開講，不等你了。我一跳跳上了我的坐位，心還是拍拍的跳。坐定了，定睛一看，纔看出先生今天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暗綠袍子，挺硬的襯衫，小小的絲帽。這種衣服，除了行禮給獎的日子，他從不輕易穿起的。更可怪的，今天這全學堂都是肅靜無譁的最可怪的，後邊那幾排空椅子上，也坐滿了人，這邊是前任的縣官，和郵政局長，那邊是赫叟那老頭子。還有幾位，我却不認得了。這些人爲什麼來呢？赫叟那老頭子，帶了一本初級文法書攤在膝頭上。他那副闊邊眼鏡，也放在書上。兩眼睜睜的望著先生。我看這些人臉上都很有愁的，心中正在驚

疑只見先生上了座位，端端敬敬的開口道：『我的孩子們，這是最末了的一課書了。昨天柏林（普國京城）有令下來說，阿色司和娜戀兩省，現在既已割歸普國，從此以後，這兩省的學堂只可教授德國文字，不許再教法文了。你們的德文先生明天就到，今天是你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。』我聽了先生這幾句話，就像受了雷打一般。我這時纔明白，剛纔市政廳牆上的告示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這就是我最末了一天的法文功課了！我的法文纔該打呢。我還沒學作法文呢。我難道就不能再學法文了？唉，我這兩年爲什麼不肯好好的讀書？爲什麼却去捉鴿子打木球呢？我從前最討厭的文法書歷史書，今天都變了我的好朋友了。還有那漢麥先生也要走了。我真有點捨不得他。他從前那副鐵板板的面孔，厚沈沈的戒尺，我都忘

記了。只是可憐他。原來他因爲這是末了一天的功課，纔穿上那身禮服。原來後面空椅子上那些人，也是捨不得他的。我想他們心中也在懊悔從前不曾好好學些法文，不曾多讀些法文的書。咳，可憐的很……我正在癡想。忽聽先生叫我的名字，問我動靜詞的變法。我站起來，第一個字就回錯了。我那時真羞愧無地，兩手撐住桌子，低了頭不敢擡起來。只聽得先生說道：『孩子，我也不怪你。你自己總夠受了。天天你們自己騙自己說，這算什麼？讀書的時候多著呢。明天再用功還怕來不及嗎？如今呢？你們自己想想看，你總算是一個法國人，連法國的語言文字都不知道。』……先生說到這裏，索性演說起來了。他說我們法國的文字怎麼好，說是天下最美最明白最合論理的文字。他說我們應該保存法文，千萬不要忘記了，他說，『現

在我們總算是爲人奴隸了。如果我們不忘我們祖國的言語文字，我們還有翻身的日子。……先生說完了，翻開書講今天的文法課。說也奇怪，我今天忽變聰明了。先生講的，我句句都懂得。先生也用心細講，就像他恨不得把一生的學問今天都傳給我們。文法講完了，接著就是習字。今天習字的本子也換了，先生自己寫的好字，寫着『法蘭西』『阿色司』『法蘭西』『阿色司』四個大字，放在桌上，就像一面小小的國旗。同班的人個個都用心寫字，一點聲息都沒有，但聽得筆尖在紙上颼颼的響。我一面寫字，一面偷偷的擡頭瞧瞧先生。只見他端坐在上面，動也不動一動。兩眼瞧瞧屋子這邊，又瞧瞧那邊。我心中怪難過。暗想先生在此住了四十年了，他的圈子就在學堂門外，這些檯子、椅子都是四十年的舊物。他手裏種的胡桃樹，也

長大了。窗子上的朱簾，也爬上屋頂了。如今他這一把年紀，明天就要離去此地了。我彷彿聽見樓上有人走動，想是先生的老妹子在那邊收拾箱籠。我心中真替他難受。先生却能硬着心腸，把一天功課，一一做去，寫完了字，又教了一課歷史。歷史完了，便是那班幼稚生的拼音。坐在後的赫叟那老頭兒，戴上了眼鏡，也跟着他們拚那 *ba, be, bi, bo, bu*，（巴，卑，比，波，布。）我聽他的聲音都哽咽住了，很像哭聲。我聽了又好笑，又要替他哭。這一回事，這末了一天的功課，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。忽然禮拜堂的鐘敲了十二響，遠遠地聽得喇叭聲，普魯士的兵操演回來，踏踏踏踏的走過我們的學堂。漢麥先生立起身來，面色都變了，開口道：『我的朋友們，我……我……』先生的喉嚨哽住了，不能再說下去。他走下座，取了一條粉筆，在黑板

上用力寫了三個大字，『法蘭西萬歲』。他回過頭來，擺一擺手，好像說，散學了，你們去罷。

柏林之圍 (Le Siege de Berlin)

法國都德著

「柏林之圍」者，巴黎之圍也。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七一年普法之戰，法人屢戰皆敗。西丹之役，法帝全軍解甲。巴黎聞報，遂宣告民主，誓以死守。普軍圍巴黎凡四閱月始陷。此篇寫圍城中事，而處處追敘拿破崙大帝盛時威烈，盛衰對照，以慰新敗之法人，而重勵其愛國之心。其辭哀婉，令人不忍卒讀。

此篇與都德之「最後一課」(La Dernière Classe)皆敘普法之戰。二篇皆不朽之作，法童無不習之。重譯外國文字亦不知凡幾。余二年前曾譯「最後一課」。今德法又開戰矣。勝負之數，尙未可逆料。巴黎之圍歟？柏林之圍歟？吾譯此篇，有以也夫。民國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記於美洲旅次。

余等與衛醫士過凱旋門大街，徘徊於鎗彈所穿之頽垣破壁間，憑弔巴黎被圍時之往迹。余等行近拿破侖帝凱旋門，衛醫士忽不進而指凱旋門附近諸屋之一，謂余等曰：『君等見彼嚴扃之四窗乎？去年八月初旬，巴黎消息已惡矣。當此危急之時，余忽被招至彼屋，診視一神經顛狂之症。病者朱屋大佐，嘗爲拿破侖部下軍官，老矣，而餘勇未衰，愛國之心尤熱。當普法之戰之始，大佐自鄉間來，僦居此屋，以屋有樓可望見凱旋門也。君等知彼僦屋之意乎？傷哉此老！其意蓋欲俟法人大勝後，可憑闌下觀法軍凱旋之盛儀也。一日晨餐已將起，忽得維生堡之敗耗，一八七〇年八月四日遂倒於座，若受椎擊。余往診視時，大佐手足僵直，幾疑已死。其人頤長，軀幹偉大，齒佳，白髮鬢然，八十歲矣，貌乃類六十以下。其孫女，好女子也，跪其側而泣，哀傷動人。此

女之祖若父皆軍人，父隨麥馬洪大將軍出征，今對茲僵臥之老人，遙念軍中老父，宜其哀也。余竭力慰藉之，然殊少希望。病者所患爲半邊風痺，八十老人當之，罕能免於死者。大佐一臥三日，不省人事，而雷舒賀墳之消息至矣。

八月六日

麥馬洪以三萬六千人砲三百四十尊戰大敗

君等皆知此消息之初至，人

皆以爲我軍大捷，普軍死者二萬，普皇子爲俘。此大捷之來，全國歡聲雷動。而此鼓舞之歡聲，乃能起此風痺老人之沈疴。余第三日往視時，大佐目已能視，舌已能動，喃喃語曰：「大…捷！大…捷！」余亦和之曰：「誠大捷也。」因語以道路所傳此役死傷俘虜之數，大佐聞之，貌益揚，目益張，及予退出，遇其孫女於戶外，容色若死灰。余執其手，語之曰：「勿再哭。若祖父有起色矣。」女乃語予以雷舒賀墳之確耗，麥馬洪力竭退走，我軍大敗矣。余與女

相對無語。女蓋念其父，余則但念其祖，若老人聞此敗耗，必死無疑。然則奈何？將聽其沈湎於此起死神丹之中耶？是誑之也。女含淚曰：「決矣。余非誑老人不可。」語已，收淚強笑，入侍其祖。余與女之給老人也，初尙易，以老人病中易欺也。及老人病日瘥，則吾二人之事日益不易。老人之望消息甚殷，我軍進兵之一舉一動，老人皆欲知之。故女日必坐牀頭，讀其假造之軍中新聞，手持普魯土地圖，筆畫我軍進取之道。巴遜大將軍趣柏林也，滑煞大將軍進巴維亞也，麥馬洪大將軍佔領巴羅的海上諸省也。女不曉軍事，每乞助於余。余亦未親疆場，但盡吾力告之。餘則老人親助之。老人嘗隨拿破侖皇帝數次征服德意志，故知其地理甚詳。余與女所假造，不如老人之精。警合軍事方略也。老人每以小針指地圖，大呼云：「汝乃不知我軍所志。」

何在耶？彼等已至此，將向此折而東矣。」其後余與女亦循老人所料告之，謂我軍果至某地，果向某地折而東矣。老人益大喜。

佔地也，戰勝也，追奔逐北也，而老人望捷之心，終不可饜。余每日至老人所，輒聞新捷。余入門，未及開言，女每奔入室告余曰：「我軍取梅陽矣。」余亦和之曰：「然，余今晨已聞之。」有時女自戶外遙告余，老人則大笑曰：「我軍進取矣，進取矣。七日之內，可抵柏林矣！」

余與女皆知普軍日迫，且近巴黎。余與女議，令老人去巴黎，顧終不敢發。蓋一出巴黎，則道上所見，皆足令老人生疑。且老人病體猶弱，一聞確耗，病或轉劇，故終留巴黎。

巴黎被圍之第一日，余至老人所，道上但見深閉之門，城下微聞守禦之

聲，余心酸楚不已。既至，老人顏色甚喜，謂余曰：「城已被圍矣！」余大駭，問曰：「大佐已知之耶？」女在側，急答曰：「然，此大好消息。柏林城已被圍矣。」女語時，手弄針線，不輟。若無事然。嗟夫，老人又何從而生疑耶？老人病後重聽，不能聞城外砲聲，又不得見門外慘淡之巴黎老人臥處，所可望見者，僅有凱旋門之一角，而室中陳列，無非第一帝國。自一八一八至一八一四拿破崙時是爲第一帝國之遺物，往烈之餘澤也。壁上則名將鬚眉，戰場風景，羅馬王襁褓之圖也。拿破崙架上則奪歸之旗幟，表勳之金牌也，又有聖希列拿島。拿破崙死島之崖石，玻盒盛之。又有美人之像，鬢髮盛服，衣黃色之裙，羊腿之袖，半尺之帶，令人想見拿破崙之妝束焉。傷哉，此拿破崙大帝之大佐！凡此諸物，其足以欺此老人，勝吾輩之妄語多矣。老人畢生居此，往烈之天地之中，此往

烈。之。天。地。乃。日。使。老。人。夢。想。柏。林。之。捷。矣。

自圍城之日始，軍事進行日事簡易。柏林之陷，指顧間事耳！老人時或不適，則女必假爲其父軍中來書，就枕邊讀之。其時女父自西丹之敗，已爲普軍俘虜。

九月二日法帝大敗明日舉軍解甲爲虜降者九萬人

大將三十二人女明知其父遠羈敵國，又不得不強

作歡欣之詞。書恆不長。然軍中之人，安能瑣瑣作長書？有時女心懷絕，不能復作書，則數十日不作一字。老人盼書心切，余等懼其疑慮，則塞上書又至矣。書中道軍行方略，本屬僞造，多不可解。然老人能曲爲之解。女誦書時，老人靜聽，時點首微笑，閒插一二語，褒貶書中方略。有時老人答書，其言多可稱。老人揚聲口授，而女書之。略云：「吾兒勿忘，兒乃法蘭西國民，待勝國之民宜寬大，其人大可憐，勿過摧折之。」書末諄諄訓以軍人道德，有時亦及

政事議和之前，法人宜作何舉動？老人於此，頗無定見，謂宜鄭重出之，但索兵費足矣，勿貪其土地；法人終不能令德意志變作法蘭西也。老人口授書時，聲亮而重，辭意又磅礴懇摯，愛國之心，盎然言外，聞者安能無動？

當是時，圍城方急，嗟夫，吾所言非圍柏林之城也。時巴黎方苦寒，巴黎之圍始一

八七〇年九月二十八日始至

普人日夜以砲攻城，城中疫癘大起，糧食復乏。

余與女百計營謀，老人得無匱乏之慮。雖城破之日，老人猶有鮮肉及白麵包供餐。余與女久不得白麵包矣。老人坐床上談笑，飲食，白巾圍領下，女坐其側，色如死灰，久不出門故也。女手助老人進食，食已，進杯，老人就女手中飲之。餐已，老人神王，則遙望窗外，冬景，雪飛打窗，老人時時念及朔方寒天，則數數爲余等道莫斯科敗歸時，拿破崙征俄而歸軍中絕糧，但食冷餅馬肉耳。老